

漢書

三十九



宋本前漢書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第九冊

萬石衛直周張傳卷第十六 漢書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奏秘書監魏懸國學顏 師 集註

萬石君傳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

之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

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師古曰若汝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

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

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滄勅者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

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

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

舉皆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

也也

萬石君



為傳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

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復度故難之徙奮

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師古曰馴次乙次慶師古曰馴官

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官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

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摠合其一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大夫、少、少、少、少西傳十六 志卑十六 二

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

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

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對

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

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

萬石君

先上時賜食於家必愁首俯伏而食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

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

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師古曰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

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

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

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

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

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

門小袖衫為侯踰○師古曰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中

洒音先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

萬石君

西傳十六 卷四十六 三

切師古曰有可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

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敞曰長安中自有里名茂陵爾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

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

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

史貴人正固當亦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

西傳十六 古中十六 四

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朝五年卒建哭泣哀

思杖屨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建最其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

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

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

萬石君

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

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

歲遷御史大夫宋本七作十元鼎五年丞相趙周

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

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

侯是時宋本云別本無時字誤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

大(三)小(三) 西傳十六 卷四十六 五

鮮北逐匈奴西代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

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

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

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

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

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

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萬石君



無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

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

上以為慶老

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斬不任職

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驚無以輔治

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上報曰閒者河水滔陸

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

大司八二

西傳十六

卷十六

六

三

漫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

師古曰墜填也音因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

古曰東方諸州。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字當作侯。

禮高

嶽通八神以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

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濟淮江

歷山濱海

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

問百年民所

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

去者便

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

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

所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師古

曰况賜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見顯示也

應恐未承順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修整以報瑞

上天之意寐反委在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也音頻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

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往年覲盜賊公行也○劉氏校本云一本作委任有司

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

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改正也師古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

十萬口劉奉世曰興搖蕩百姓孤兒幼

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朕失望焉今君上書

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

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夫懷知民

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

萬石君

大司馬西傳十六 卷四十六 七 壽

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心○宋氏校本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

動危

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

欲安歸難乎

師古

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

慶

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

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

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令自殺

慶其甚懼不

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

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

大物

馬傳十六

志中

八

壽

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大常坐法免國除

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 衛綰傳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

服

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弄車之技

功次遷

中郎將醇謹無它

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

孝景為太子

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

心事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縮長者善遇

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縮

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

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

縮曰

以謹力

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其

景帝幸上林詔中

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

乎

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

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

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對曰死

大

七十

西傳十六

志四十六

九

壽

罪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

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

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或反○宋氏校本云注文

質當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常

服也

師古曰盛謂在前室之中也盛音成前音先召反

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

師古曰蒙謂覆蔽之

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

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

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宋氏校本云

一本它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

為將將河間兵擊呂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

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

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

相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

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

然初十 西傳一六 卷四十六 十

以為數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

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寃免之後薨謚曰哀

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 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

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直不疑

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疑其盜取

不疑謝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

宋氏校本云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

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朝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

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

盜嫂何也

師古曰盜謂私之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

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

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

欽定四庫全書

西序十六

書四十六

十一

壽

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

師古曰塞音先代反

武帝即

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

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 周仁傳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璽見

師古曰見於天子

景帝

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

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常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

師古曰故為不絜清之事而弊

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絜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氏校本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以是得

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

言

師古曰是言不泄也

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

仁曰上自察

之然亦無所毀如此

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

景

帝再自幸其家家從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

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

師古曰重謂敬難也

仁乃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 張歐傳

張歐字叔

孟康曰歐音驅

高祖功臣安立侯說少子

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

師古

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

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

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

人劓以誡長者處官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充反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宋氏校本云注文舊本番作播不可者不得已為

弟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若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

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愛人如此

老鴛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其萬石君建陵侯寒侯

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

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

子譏之

十六卷終

張歐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警署監警署國顏 師 集註

孝文皇帝四男賢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

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

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

扶初

二

為王

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

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愆數其

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

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

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

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

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

楚具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

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

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

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

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

大凡八

西傳十七

後四七

二

詩

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

○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

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

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意大治宮

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

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

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

梁孝王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惟慢者稱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此也音擬

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

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滿梁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

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

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亦有百萬者言凡百也○宋祁曰千萬一作十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

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主於闕下

杜預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一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

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

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

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

漢官官三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

欲以梁主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

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闕○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

梁孝王

梁孝王

后事秘世莫知廼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梁上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

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

二千石急梁相軒立豹師古曰姓及內史安

國師古曰即皆泣諫王王廼令勝詭皆自殺

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梁王

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

說王服虔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從

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

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

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

林氏如 卷之七 四

梁孝王

悉召主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  
輦矣二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勿勿不樂比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王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颶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劉敞曰此謂得執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孝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  
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

太后九二 西傳十七 卷四十七 五 圭

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  
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詭為帝壹餐師古曰詭讀曰悅餐

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

稱是

### 代孝王傳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

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

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五年

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

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

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

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

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

林 卷之七 六 圭

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宋祁曰弟子子字當作則

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

曰不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

令王妻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

曰頃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

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

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

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

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五年第  
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 梁懷王傳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  
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  
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太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古師

伏明

西傳十七

孟二十七

七

壽

曰共讀  
曰恭

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  
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  
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氏校本云  
越本十作七

子平王襄

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

中尉有司請誅

劉放曰武紀云殺太傅中傳與此  
不同。宋祁曰垣邑表作桓邑

武帝弗忍廢為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

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  
悍勇也

昏暮私

梁懷王

與其故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

師古曰剽劫也音頰妙反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所殺獲寶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

所殺者十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

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

王定元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

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

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卷十七

卷十七

八

非

梁中主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

李太后親平主之大母也

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

故云親祖母也而平主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

襄初孝王有寵尊

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鬯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

曰上善則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長也

直千金戒後世善

實之母得以與人

師古曰實謂愛守也

任后聞而欲得

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

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



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

后事於太后多不順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

者來李太后欲自言主使謁者中郎胡等

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

以為策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笮太后啼諍師古曰諍音火故反不得

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姦亂主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

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

扶多論

古傳十七

卷七

水

非

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

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宋氏校本云浙

木犴反作犴友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

同車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犴反殺

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

事廼上變告梁主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

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劉敞曰史改吏書聞天子

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

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

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

陷不諱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

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

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

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

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

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

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

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

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

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

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宋夜

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

如

考卷之六 十一

妻寶兒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

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

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累不能至重也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求始中相禹奏立對外

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

立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

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

者也外屏於門然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

小雅詩云西序十一 漢四十七 十一

私聽聞中葦之言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

古曰葦謂舍之交積林木也應說近之葦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

王之族親情無踈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

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

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彊効立傳致難明

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臬斷獄亡益

於治道汗蠖宗室孟康曰蠖音漫師古曰蠖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

梁懷王

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

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

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

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

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取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問

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

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

失言又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

西傳十七 卷四十七 十一

勿治上也如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

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

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

䟽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

劣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

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

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

學懷王

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

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

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當其君實大鴻臚畢申

世叔申由必有一誤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連犯大

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類也

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

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譙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譙誣

諱也。抵音丁禮反。譙音來。置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

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放曰驕嫚當屬上旬

立使賊殺之而拒諱不服也。使人訟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辜也。令音零。丞相御史請

收王壘緩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

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何罪置辭恐復不

首實對宋氏校本云一本無實字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

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

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氏校本云注文浙本

虎作豹檻作押景德本郭去書到明以誼曉王

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

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

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

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

大司馬

西行十七

七四七

一〇

高厚

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

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

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髮過失亡不暴陳

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

見貫赦師古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

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

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臾得踰冬月而城罪也

梁懷王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

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巫與平帝外家中

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

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

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

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

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

大曰拜

四十七

十五

壽

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

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右將監本越本杭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 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 護 軍 班

班

撰

唐議奏釋秘書監環飛懸國顏

師古 集註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

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

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師古曰秀美也

甚幸愛

宋祁曰愛字下當

有之字句緩而順

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如光

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

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

徵以為廷尉廷尉廼

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

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今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

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廼草具

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

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服也自以為不

當改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

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

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

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以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譏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渡湘

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平屈原屈原楚

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

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諭譬也其辭

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

曰竢古侯字侯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

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

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  
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  
造託湘流兮敬乎先生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  
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遭世罔極兮殛隕

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鳥虬哀

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虬鸞鳳伏竄兮鳴鴉

翱翔師古曰鸞鳴鶴怪鳥也鸞惡聲之鳥闐茸尊顯

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闐茸下材不肖之人賢聖逆

戾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兮應劭曰

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  
周粟餓下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  
謂跖躄

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躄師古曰跖音

言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鉞刀為鈇

也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鈇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  
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  
幹棄周鼎師古

曰幹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

反騰駕罷牛駮蹇驢兮師古曰罷讀驥垂兩

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章父薦履漸不可久

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

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履貴賤

古詩十八 卷四十八 三

顛倒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師古

曰離遭也 師古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騷下章亂也

辭字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 子獨

壹鬱鬱其誰語 師古曰壹鬱猶拂鬱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縹縹輕舉兒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

龍兮 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沕淵潛以自珍

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 徇蟻獮以隱處兮 服虔曰蟻音梟應劭曰蟻

獮水蟲害魚者也徇背也欲舍蟻 夫豈從蝦與蛭

蟻 服虔曰蛭水蟲蟻今之蠹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

音質蟻字與蜎同音引今台韻當音弋人反蟻音立謹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

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

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譏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亦夫子之

故也 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

劉敞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原事則可興已矣遂自叙其怨憤則太逼切矣 歷九州而

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

用芍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

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

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

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

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

氏校本云浙本微作傲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言證意自相會

彼尋常之汙瀆兮

豈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

故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如淳曰鱣鯨皆

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蟻所

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譏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又

謂螻蛄也音尋螻音樓

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止於坐隅

師古曰坐音才臥反

服似鴉

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宋祁曰注鳥字下疑有如字

不祥鳥也

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

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

歲四月孟夏

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宋祁曰單音禪

庚

子曰斜服集余舍

孟康曰日斜日昃時

止于坐隅貌

甚間暇

師古曰閒讀曰閑

異物來倅私怪其故

孟康曰倅音萃

萃聚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初禁。

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

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宋氏校本云：子服姚本作于服。吉虜告我

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乃

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

音億。萬物變化固云休息幹流而遷或推

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也。勿穆

亡間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勿音勿。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

喜聚門吉凶同城。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

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傳說。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代五刑。宋氏校本云：注姚本作伏。作被。

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解在楚九百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解在楚九百傳。

為表裏如糾繩索相對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命不可說孰知

其極師古曰極上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

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放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物回薄震蕩相

轉雲丞雨降宋祁曰丞疑作蒸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塊圯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圯非有限齊也師古

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郎反圯音於黠反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

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

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

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此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

談是○宋氏校本云注文貴借姚本作貴借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

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

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宋氏

校本云浙本徇作殉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

**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

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大人不由意變齊同愚**改字為鉢蓋穿鑿耳

**士繫俗儂若囚拘**李奇曰儂音塊蘇林曰皆人有

是臣似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

拘之兒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

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彊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依

儂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儂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

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

力**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

反**釋智遺**也漠靜也

**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

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得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縱軀委命不私**

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虛

音徒濫反**澹虛**也音徒濫反**若深淵之靚汜**靚與靜同汜音敷劔反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

空虛若**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師古曰澹安

也音徒濫反**後歲餘文帝思誼徵**師古曰帶芥小鯁

也音徒濫反**足以疑**師古曰帶芥小鯁

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

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

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

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

以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

狀三

前傳六

漢四八

九

中

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

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

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

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

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

臣

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曰實謂治



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詭說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

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

曰厝置也音下故反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宋氏校本云浙本燃作然宋祁曰

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

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濟踳踳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搶吳

人罵楚人曰搶搶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搶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宋氏校本云搶攘今越本搶音

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未知孰是

非甚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

大宛二

前卷八

崇志四八卷

十一

中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

機孰急

師古曰方二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

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

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

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

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父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  
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師古曰  
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  
治體者謹自

謂也。劉放曰少知治體後說爾何必謹自謂乎其具可素陳於前願

大九四  
小九五八前傳十八 卷之四十八 十一 中

幸無忽師古曰忽  
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

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

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  
執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

國於險固諸侯疆大則必與天子  
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

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

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  
南厲王長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  
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吳又見告矣如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

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

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

也權力且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

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

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

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傳相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大加十前傳十八 四十八卷 十二 中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

安雖堯舜不治○宋氏校本云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黃帝

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孟康曰焚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焚也臣瓚曰太

公曰日中不焚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焚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

又音所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

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劉之也

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劉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

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

賈誼

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

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

父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

王燕陳豨王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

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

乎宋氏校本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

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

支子為仄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諸公幸

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

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

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

字渥厚也音搯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賈誼

前傳十八 漢書十八 十三 中

之與諸人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

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

其下句曰臣請試其親者親者亦特彊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云悉

前卷八 漢書八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虛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

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

天子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

屋師古曰天子車黃之制。宋氏校本云注文姚本黃作蓋漢法令非行也雖

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

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

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曰圍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

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

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

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

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

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

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

所移師古曰旣古揭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

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

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

也頓讀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

胡懈反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髓髀上

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髓音寬髀音陞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

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賈誼

大九七三 小九舟五 前傳十八 漢之四八 十五 圭

侯王皆眾翫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

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

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

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

昔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廬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

大乃比三小乃五 卷八 後四十八 十六 李三

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執可亡也師古

曰曩亦謂昔時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

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

賈誼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占

曰使以義使之道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

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宋氏校本云舊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

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

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

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

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

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

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

故云頗入也○宋氏校本云新本子孫下有所以數

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劉放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



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  
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  
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前地如前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 誠以定治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

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

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

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

謀反者也。宋氏校本云新本開作啓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

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

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

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子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誦其

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明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傳曰腫足曰瘡師

古曰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止勇反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

賈誼

大司馬五 小司馬二 南傳十八 卷四十八 十八 圭

搗身慮亡聊

師古曰搗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搗音丑六反。宋氏校本云越本搗作畜

失今不治必為錮疾

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

後雖有扁

鵠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

病非徒瘞也

又苦蹠齧

師古曰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齧古戾字言足蹠反矣

不可行也元王之從弟也

師古曰楚元王從弟其子於文

帝為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

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劉攽曰惠王下

脫之子二字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

大司馬

帝傳十八

甲八

十九

曰以安天下

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

師古曰偏古偏字

臣故

曰非徒病瘞也又苦蹠齧可痛哭者此病是

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嫚侮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嫚古侮字

為天下患至亡

已也

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

足反居

賈誼

上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

倒懸如此莫之

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非置倒懸而已

師古曰置讀曰但

又類辟且病痲

服

曰病痲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痲風辟音壁痲音肥宋祁曰浙本注文病字下有也字痲下有體病傷也

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如浙本

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饑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饑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

復音方目反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

大綱

詩傳十八

去卑八

三

勘

為戰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士櫓櫓上作桔

阜枯阜頭焚零以新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

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將吏被介冑而

睡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

上不使

師古曰醫者詛自謂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

斲不息長此安窮

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進謀者率

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師古曰無治安之具

臣

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

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

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

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

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

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識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

謂之車馬裘其上為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

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

之裏縑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縑著衣也師古曰縑音

賈誼

賈誼

步千 美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為斧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得

曰被音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

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

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

也音其且帝之身自衣阜綵師古曰綵厚繒而

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妻緣其履師古曰夔此臣所謂舛也夫

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欲天下亡

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

勿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師古曰言天下為大耳如淳曰如夫俗至

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至冒上也師

曰冒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

犯也

賈誼

大言論 卷之十八 李罕八 廿二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

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

說贅贅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

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

母取箕箒而立而諄語

服虔曰諄猶罵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宋祝曰浙本箒作帚從竹是俗書

抱哺其子

與公併偃

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偃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

大小共九

卷十八

卷十八

五三

與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

說讀曰說稽音工奚反○宋祁曰反唇一本作反唇○劉放曰唇或作唇

其慈子者利

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不異於禽獸也

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

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

然并心而赴

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

蘇林曰蹙音跋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

功

成求得矣

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

師古曰反還也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

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

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

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

劫劫也音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

寢戶之簾師古曰劉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

輟輟塞兩廟之器如淳曰塞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塞拔也音塞又音蹇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

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

於下也幾於下也幾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

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

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

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義

師古曰信讀曰伸 一曰信任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 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 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 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 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 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 劫 劫也音頻妙反 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 輟 輟 塞兩廟之器 如淳曰塞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 也師古曰塞拔也音塞又音蹇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 晝日也言白 者謂不陰晦也 剽 劫也音頻妙反 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 於下也幾 於下也幾 賦 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 如 音鉅依反 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 如 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 行郡國以為榮也 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 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 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 此其亡行義

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恃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宋氏校本云住文姚本特以作徒以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

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為

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刀

曰鄉讀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

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

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

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

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同管子管仲也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

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

賈誼

賈誼



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

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

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三眾信謂其眾

也忠信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

大司馬 卷八 弟傳十八 本四八 北次 卷

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緇緇維之楫音集又音捷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

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之有

賈誼

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齊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

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云誤。甫。昔。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

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

真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大司馬

大司徒

大司空

二十七

與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

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

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

賈誼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

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臣反及太子少長知妃

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

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

上賢而貴真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也帝入太學承師

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扶杖

帝傳大

七

二

與

保傳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

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誅謗之木

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嗟故無大

過可取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

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送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

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宋本云注文浙本去字字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步中采齋師古曰樂

詩名也字或作齋又作茨並音在私反。宋氏校本云注文景德本作才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貌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

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

音居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

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師古曰艾讀曰刈管茅也音茲

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六十六

高傳十八

七四八

三十

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其已事可知也

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

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

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

秦世之所以

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

然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

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

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音反夫胡粵之人生而

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音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

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宋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往會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宋本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

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

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

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

賈誼

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

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臯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

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

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

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未祁曰漸本

全君子下有中字首當丁作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

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

或歐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

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

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

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實道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  
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  
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  
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

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

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

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賈誼



遠地則堂高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

陛云級廉近地則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

師古曰陵乘也

理執然也

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

官之長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

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

於貴臣之近主乎

師古曰近音其斬反

廉恥節禮以治

五

詩傳十八

七

三十四

江云

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

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

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

蹇音千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

主上豫遠不敬也

師古曰遠離也

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

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

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

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陞辱被戮辱者不泰馮音馮

迫虐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

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

無已上之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足器之

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夫嘗已

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

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輸之司

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

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彪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

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死可以

加此也蘇林曰知其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

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

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黷而

吞炭鄭氏曰黷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黷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黷謂以物塗之取

訓薰與燻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

師古曰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

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

隻詬亡節師古曰隻詬謂無志分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

師古曰不自好喜也呼倒反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王上有敗則因

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使古身者則欺

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

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業志在羣下俱云

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

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夫令五小乃共六 希傳十八 甲八 卅七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

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日軌坐汙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

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

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究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

猶未斥然正以譁之也師古曰譁古呼字尚遷就而

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

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鄭氏曰以毛作白冠喪服也

與道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

音繁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今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性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師古

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

上不使人頸斃而加

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斃古突字音盧結反

其有大臯者聞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

使捽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

曰子

大夫九十七

卷之十八

四

廿八

大夫自有過耳

服虔曰子首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

師古曰熹讀曰喜音許吏反熹好也好為志氣

也。宋祁曰王仲子謂熹字宜曰喜讀曰熹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

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

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

國耳忘家人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

上守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

記也如事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

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

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

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

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

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

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

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

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

事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

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

賈誼

六類 前修十八 漢四志 卷一 宋

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  
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  
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  
竈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  
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  
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  
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  
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

大略也 南傳十六 漢四十六 四十

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師古曰植正也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

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

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

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

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賈誼

而今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

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

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刺音謂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

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擇良日

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

之也東面最北畢以爲王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而

出門曰上東門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

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

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其吏

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錢用諸費

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

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

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

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

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

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

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

高枕終云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

曰從讀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反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然心

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

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拍麾則所欲皆如意。劉

奉世曰頤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熟字舊本無火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

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

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

文帝於

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

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

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

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

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

人言續復耳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

大下力ハ

帝傳十八

四十八

四十三

元

之情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

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

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

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

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

此人少壯

豈能忘其父哉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

白公勝所為父

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

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

白公為亂非欲取

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

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

彼反。宋部曰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越本靡武皮反

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

危漢之資於策不佞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

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

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剗諸

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剗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

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

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兩名誼自傷為傳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

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

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

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

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

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并與四齊王合從舉兵昭

賈誼

六二八 希傳十八 四十八 四四

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

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

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

卷之十八 四十五

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辭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也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

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

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目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宋祁曰汪文常義監本及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新書皆云帝義也

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  
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

曰掇拾也  
音丁活反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宋初三劉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 賈誼傳第十八





